

忠舊錄

此冊姚江鄭弗人秀才所贈

敬聖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梨洲先生思舊錄

後學鄭性訂

大節較

劉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學者稱爲念臺先生其學體
認辛苦無所不歷故先儒之做洞若觀火立朝危言
危行仕至左都御史越謚忠端閩謚忠正先生於余
有罔極之恩余邑多逆黨敗而歸家其氣勢不少減
邑人從而化之故於墓地祠屋皆出而阻撓其時吾
邑有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爲密雲悟幅巾弟子皆
以學鳴每至越中講席其議論多袒黨逆之人先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色以格之謂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
苟有相嚙者請以螳臂當之矣戊辰冬先生來弔蹇
幃以袖拂其棺塵慟哭而去先生與陶石梁講學石
梁之弟子授受皆禪且流而爲因果先生以意非心
之所發則無不起而爭之余於是邀一時知名之士
數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而此數十餘人者又皆文
章之士濶遠於學故能知先生之學者鮮矣先生誨
余雖勤余頑鈍終無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則自遺書
摸索中也乙酉六月 日先生勺水不進者已二十
日道上行人斷絕余徒步二百餘里至先生之家而

先生以降城避至村中楊塋余遂返繞門山支徑入
楊塋先生臥匡牀手揮羽扇余不敢哭淚痕承睫自
序其來先生不應但飲之而已時大兵將渡人心惶
惑余亦不能久侍復徒步而返至今思之痛絕也
文震孟字湛持公之入相也天下以之望治爲溫體
仁所排而罷庚午歲余自南都試回遇公於京口遂
下公舟以落卷呈公公見余後塲嗟賞久之謂後日
當以古文鳴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坐舟中竟日珍
重而別

何棟如字天玉兩入詔獄初以稅事後以遼事住南

都之烏龍潭著周易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三致意焉爲木牌蓬屋上下於潭中先生故與馮應京先生講學遇其壽日亦用優人謂余曰余不似念臺先生擔板子勿訝也先生雖困苦之後不忘用世一日暑甚先生笑曰如此酷暑卽以本兵起我亦不赴也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題品便聲價重於一時故書畫器皿多假其名以行世歲戊辰余入京頌冤遇之於西湖樓船三隻一頓襪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陶不退堦謂先生曰先生來此近十

日山光水影當領畧徧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數日來只看得一條跳板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小轎門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藍田叔瑛卽以袍袖拭之余出頌冤疏先生從座上隨筆改定己已秋余至雲間先生城外有兩精舍一頌仙廬一來儀堂相距里許余見之于來儀堂侵晨來見先生者河下泊船數里先生櫛沐畢次第見之午設十餘席以款相知者飯後卽書扇亦不下數十柄皆先生近詩書余扇爲弔熊襄愍詩男兒萬里欲封侯豈料君行萬里頭家信不傳黃耳犬遼人都唱白浮鳩一腔

熱血終難化七尺殘骸莫敢收多少門生兼故吏孤墳何處插松楸余留信宿而別明年書來歎不曾過弔云豈無田僮一束芻彼磨鏡者何人哉許爲先忠端公作傳寄於宋氏後見宋子建集有先忠端公傳不知卽先生之文否而以列之宋集何也史磐字叔考徐文長之門人其書畫刻畫文長卽文長亦不能辨其非已作也長於填詞如兼釵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余十四歲時於黃泥橋諸氏園中見之鬚鬢皓然年蓋九十餘矣范景文字質公吳橋人東閣大學士甲申之變投龍

泉巷古井公儀觀甚偉好自標致在吏部考功時逆奄以先忠端公八人姓名致公公曰此八司馬故事也某豈奸黨之鷹鷂乎投板而歸其爲南大司馬頗留心於著述劉振之之識大編茅元儀之武備志皆公所指授也然其人皆非作手猥雜不足觀而公之虛懷下士末世所僅見耳余謁公公出其書畫賞玩終日有宋刻爭坐位帖神宗賜奄人以抵俸者公欲鈎勒重刻公有家樂每飯則出以侑酒風流文彩照映一時由是知節義一途非拘謹小儒之所能也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戶禮兩部尚書甲申之變自

磬而死遺命大行殮後方可收吾尸初爲庶吉士虞
邑有二人當出其一人欲攻先生出之 先忠端
公倡言倪之文望非詞林不可乃止逆奄敗後其黨
楊維垣等反面攻奄以爲捲土重來之計先生分別
邪正手障狂瀾維垣等爲之折角又請毀要典以爲
魏氏之私書孫之獬抱要典而哭於朝不能奪也未
幾而許重熙之五陵注畧出其中有礙於誠意伯劉
孔昭之祖父時先生爲司成孔昭囑毀其板先生不
聽孔昭遂以出婦訐先生去位癸未始召用先生頗
事園亭以方程墨調硃砂塗墜墻壁門窓門生魯元

寵爲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間數日又索元寵
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之速旣而知之以爲
吾所奉先生者皆名品不亦可惜乎先生導余登三
層樓正對秦望其兩旁種竹數千竿磨戛有聲先生
笑謂余曰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子以爲何
如先生殉節以後余再過之其地已爲瓦礫矣此亦
通人之蔽也

金鉉字伯玉車駕司主事每巡城過御河輒流連不
能去嘗以語其弟大行變聞竟投御河而死公居城
之陋巷余常過之杯酒脫粟蕭然如寒士談咏竟日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以左副都御史城守城破賊
充塞街道不可返寓公望門自縊居人恐貽累拒之
於是以砒霜投燒酒而飲九竅血裂死公爲通政時
黃石齋先生下獄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
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
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通政使
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上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
些要務遷爲副院辛巳之冬葬我外舅葉六桐先生
公題主余祀后土公言天下將危吾輩不知稅駕何
所癸未 太夫人五十壽誕公將赴召爲文以祝云

余友黃太冲叢山之高第弟子也每過余談學知余
所評陽明文集有所未盡公之虛懷樂善如此公一
子天其疎族欲竄繼余爲議立其弟之子以後公
祁彪佳字虎子山陰人其爲蘇松巡按悉取打行火
國之流杖殺之列郡肅然南渡復巡撫蘇松乙酉大
兵將渡公出居寓園夜半自沈於水余嘗與馮留仙
鄴仙訪之於梅市入公書室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放
書籍每本皆有牙籤風過鏗然公知余好書以爲佳
否余曰此等書皆閭門市肆所有腰纏數百金便可
一時暴富唯夷度先生公之父所積真希世之寶也二

馮別去留余夜深而散

鞏永固字洪圖大興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城破闔門自焚死公貌如書生喜結交文士壬午僧達聞說戒余與公同坐齋堂議論相契由是來往

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巡按遼東下詔獄其出獄謝恩一疏讀之絕痛辛巳公在南都余往還久之公謂余文有師法不落世諦時飲六安茶香色俱佳因曰此乃真六安彼暴烈日中者烹之其色如滷只堪屠沽飲耳

魏學濂字子一癸未庶吉士忠節公之次子頌冤闕

下奄黨阮大鍼猶把持局面子一刺血上書始麗於法闔賊破城子一與孫奇逢相約欲以賊攻賊久之不至故其死獨後子一多藝能爲古文字工章草畫有元人筆法學兵法於王君重學律呂於薄子珏一時名驟起而忌之者亦衆以其後死也謗者紛然余以同難兄弟過相規善相勸蓋不異同胞也

周廷祚字長生吳江忠毅公之長子戊辰余年十九出學入京師於世故茫然時李實李永貞劉若愚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皆逮到入獄會審對薄長生鍊達凡事左提右挈因以長錐錐彼仇人血流被體獄

卒顏咨葉文仲諸公皆其毒手余與長生登時捶死
已卯余至其家壬午與之同試北場乙巳余館石門
意欲扁舟話舊而不過行僅以長箋致之長生未答
而逝

李孫之字膚公江陰忠毅公之子好讀書錢牧齋嘗
謂江陰李氏家多殘本甲申秋余見之於南都甲辰
至其家訪之不遇膚公無子然所著三朝野記足以
傳矣膚公之舅蔡士順纂僚庵野抄同時尚論錄留
心當世人也亦因膚公見之

周茂蘭字子佩爲人謹守忠介公規矩不失尺寸好

二氏之學濟洞之爭天童三峯之頌子佩於其中爲
調人余試南都每相款接甲辰至其家癸亥子佩年
七十九矣千里來拜先忠端公之墓登山如履平
地乙丑余至姑蘇子佩在僧舍法東坡坐道堂四十
九日厚自養鍊因破關出見其所注叅同契頗有心
得而汪遜翁但以神仙忠孝陳言序之失其旨矣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官至吏部尚書殉節危城
先忠端公在獄公納橐餽募金抵誣贓以此去官公
爲司寇崇禎末陳新甲劉元斌王裕民張若麒諸大
獄無不自公手定丁卯渡江來弔登堂拜母公知余

家赤貧凡可以周急者無所不至余讀書泛濫公訓之日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以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今老而無所見長深愧其言

朱天麟字震青崑山人崇禎時爲翰林編修改革之後以相國從王間關而死先生好深湛之思極之至於恍惚故所著易鼎三然無有不河漢其言先忠端公之難最先渡江而來者先生也先生司理饒州

余寄詩一卷先生卽爲之延譽令名手序之壬午在都中余過先生先生談學牽連不斷余忽忽座中睡去亦不怪也

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移寓南京余十七歲遭難往來都中邑中黨逆者陵侮孤兒墓訟祠訟紛紜不已無暇更理經生之業不讀書者五年矣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爲之開導理路諄諄講習遂入場屋癸酉訪我於黃竹不遇而去至武林與余同寓孤山詩酒流連月餘戊寅余訪眉生於宛陵而眉生以保舉入京余信宿其家地名紅林去城半舍阮大鍼黨禍起

眉生變姓名至金華不相聞問然余逢急難必夢投眉生之家痛哭而醒戊戌鄒文江來始得眉生消息已返家園作詩寄之甲辰五月遇文江於姑蘇約其共訪眉生而文江失約豈文江物故耶庚戌得眉生手書余詩所謂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沉浮是也乙卯有容自長洲來接眉生書云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纔一見耳世路羊腸踟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履自此陟黃岳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太夫人堂下日復一

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柰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惟堯學知惟舜大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書筒上書四月廿日瀨江寄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僅十有二日則此書是絕筆也以數千里之遙顧訣別不爽時刻豈非冥契乎

沈壽國字治先眉生弟也庚午同試南都一日月明如晝余與治先過文德橋叩周元亮之門同訪崔昭飲至夜半而散戊寅余至宛上歇於飯舖明日欲抵

安慶治先知之來舖中將余襪被搬去不由分說入城則麻孟璇梅朗三徐律時志其字顏庭生十餘人已角巾葛袍出迎於路矣遂寓徐乾岳律時父之家款留近十日將行出宿治先家余臥後治先發吾拜匣空無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余閱之謂治先曰此子之會銀也凡人窘則舉會其壁上奈何以餉余乎治先曰子途中不比吾家中也未幾宣令余廢之致餽余曰子可無慮矣治先始已顧小轎一乘坐至池州又寓書青陽吳空之鍾餽十金其友情如此今豈復有斯人哉

沈士柱字崑銅蕪湖人讀書明敏下筆千言癸酉甲戌來西湖寓樓外樓武林名士畢集吳舫爲之增價薄暮與余聽絲竹管絃所在掉小舟尾之改革之際累書留余余未之赴終以李大生一案受禍崑銅收禁南都之大內一年有餘有前後宮詞二十四首余選數首記於此前詞云三百年恩總未酬宸居何意臥羈囚先皇製就琉璃瓦還與孤臣作枕頭宮女當年繡上陽征衣親製賜沙場那知雁塞龍堆婦時大內在兵翻補旃裘御榻旁落日昭陽半照灰寒鴉猶帶影飛來上林無樹堪留宿喚醒羈人夢一回古木俱已斫盡

風只有五絃揮彤管朝朝傍袞衣便殿只今圖史廢
歌鶯舞蝶不輕飛後詞云趙瑟秦箏入選頻一年歌
舞號長春弘光恰一年誰教虜粟吹殘月腸斷南冠夢裡
人內帑空虛仰屋嗟輦將寶玉柄臣家殘珠剩鈿無
些拾尚聽胡雛怨翠華方傳內藥宰臣賢親製蟬酥
御苑前剩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是莽新年從龍舊
侍寂無聞璘玉貂金俊少群思漢章縫都被繫又將
指使動新君征馬長江四面圍親將騎射悅宮妃那
堪回首園扉泣落得傾城帶笑歸亡國後故妃存者俱出嫁鸚鵡
金籠喚御名貴妃親教調郎情卽今苦雨淒風夜却

嘯鶴鷓四五聲帝好鸚哥帝號福入移得豪家洛杜
丹幸姬爭戴折花殘沉香亭北多烽火繫馬誰憐舊
倚欄

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庚午南中爲大會仲馭招余入
社已東渡錢塘見劉夫子入甬見百歲老人劉念庭
返棹訪余與沈眉生讀書茅山務王佐之學阮大鍼
招搖豐芭以新聲高念綱羅天下之士人不知其爲
奄兒也仲馭草南都防亂揭以顧杲爲揭首列名士
百餘人大鍼窘甚於是與仲馭爲質首之仇矣己卯
余入試南中中途病瘧過句容至仲馭家談至夜分

而癯不發壬午北上又晤仲馭言陽羨之出山大鍼
哀求於東林諸君子云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茲
水吳中諸君子頗欲寬之但未知南中議論何如耳
因邀仲馭至虎邱語以假借之意仲馭毅然不可陽
羨亦不敢犯正議以此復大鍼大鍼涕淚交下願以
其分身馬士英代已大鍼得志必欲殺仲馭然無隙
可乘不得不借介生從賊之名以及仲馭初仲馭與
介生以門人相高一邑遂成朋黨兩家之門人相見
則睚眦相向仲馭之門人以徐澤商爲魁聞李賊勸
進之文有比堯舜而多武功方湯武而無慙德揚言

出自介生之手馬士英竟以入告大鍼遂以大義滅
親逮仲馭入獄勒令自盡澤商意欲殺介生而反以
害其師大鍼意在殺仲馭而枉於殺介生仲馭在獄
余欲入視之而譏察甚嚴徒以聲相聞而已負此良
友痛哉

韓上桂字孟郁番禺人以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
庚午余奉祖母太夫人在經歷官舍與之爲隣有梧
桐一株蓋一畝余讀書梧桐之東孟郁讀書梧桐之
西但隔一墻耳孟郁始授余詩法遂引入社孟郁尋
移居集南中詩人賦新秋七夕詩余得秋字詩成爲

改數字孟郁贈余詩極多失去可惜孟郁豪爽不羈其在五羊伶人習其填詞會名士呈技珠釵翠鈿掛滿臺端觀者一贊則伶人摘之而去在舊院演所作相如記女優傳靈修爲文君取酒一折便賚百金好談兵畧鬱鬱無所試而卒錢牧齋曰孟郁爲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噓呼號飲博探題次韻紙上颯颯然如蠶之食葉俄而筆騰墨飽斐然可觀林雲鳳字若撫長洲人詞人之耆舊也是時南中詞人汪遺民逸有鍾伯敬批評集張隆甫有朱之蕃張唱和集閔士行景賢有快書皆與余往還而若撫最

親贈余詩亦最多吳子遠

道凝

周元亮

亮工

與余同

庚若撫因作詩有誰家得種三株樹老我如登羣玉峯流傳詩社其後出處殊途元亮猶寫此詩以見寄若撫寓報恩寺余與之登塔九重及遊城南七十二寺皆有詩唱和沈長卿遜贈余詩其序蘇捶死校尉事云繼而民訐起姑孰若撫笑謂姑孰太平也以之名吾姑蘇何以言詩

陳玄素字古白余時作詩頗喜李長吉古白一見卽切戒之亦云益友

韓如璜字姬命廣之博羅人好古文有皇明文茲之

何孟之有
二如古記

味。樹。即。味。也。
也。麻。利。有。也。
後。之。一。則。甚。佳。
清。澹。言。
梁。洲。先生。心。
我。必。學。昌。谷。
詩。者。為。道。
友。如。有。此。

種。不。名。油。
曉。以。理。境。
不。去。也。

選癸酉序余制義南中詩會無有不赴李小灣為南
宗伯故姬久留南中所著古文自號為小韓文
麻三衡字孟璇余交之於南中書筒往來無有間歲
必以古墨侑簡贈余多古詩以兵應邱祖德被難臨
刑賦詩誓存千丈髮笑看百年頭

林古度字茂之閩人住南京蕭然陋巷車馬盈門其
先人曾被廷杖余贈詩有痛君舊恨猶然積而我新
冤那得平茂之讀之流涕

梁稷字非馨南海人庚午何匪莪選皇明文徵非馨
主其事辛巳余復遇之於南中遊江湖間尚未歸南

海也

何喬遠字匪莪閩人為南司空四方名士多歸之九
日大會於鳳凰臺分韻賦詩所著有萬曆集固一代
之作手也錢牧齋以其所纂國史命名名山藏嘗之
此蓋不敢以私史纂國史何可非也

何楷字玄子閩人著五經解詁余入其書室方為周
易解詁收羅甚博百年以來窮經之士黃石齋郝楚
望及公而三耳隆武建國公以左都御史叱鄭芝龍
於殿上致政而歸芝龍使人戕其耳於途中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復社國表四集為其所選故

聲價愈高嘗於西湖舟中贊房書羅紵之文次日杭人無不買之坊人應手不給卽時重刻其爲人所重如此次尾亦好收書然未經考索書賈欺之分析眉公私笈秘冊彙函零星以爲奇書次尾不知也辛巳與馮躋仲同入太學相得益張一日禮部陶英人邀飲次尾袖出一紙欲拘顧媚余引燭燒之亦一笑而罷改革之際起兵山中未幾而敗

劉城字伯宗貴池人爲人平易無次尾之鋒鋦雖掛名防亂揭阮大鍼亦不忌之戊寅余信宿其家四壁圖書不媿名士也

錢禧字吉士蘇州人每刻社稿必遣使至余家余知其崇尚先輩不以平日之文應拈題別作數首吉士嗟賞入選

吳璠字衆香住城南委巷舉時文社於天界寺集者近百人拈題二首未午而罷設飲於寺之丹墀刻孫樵皇甫湜文行世余別衆香詩有一榻藏書君寂寞半年旅底吾糊塗

張自烈字爾公江右人舉國門廣社而社中尤密者宣城梅朗三宜興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邱侯朝宗江右張爾公無錫顧子方姚江黃太冲無日不相徵

逐而朝宗侑酒必以紅裙余謂爾公曰朝宗之大人
方在獄豈宜有此爾公曰朝宗素性不耐寂莫余曰
夫人不耐寂莫則亦何所不至吾輩不言終爲損友
爾公以爲然爾公選文辨多駁艾千子定待千子大
怒亦肆訾駁余以爲塲屋氣習壞人心術不淺制義
一途不過取其稍通文理落筆暢達者使其可以從
政原無關於大道從來評文者何曾出此而欲以此
爲聖學之要則千子之作備也其所言極至以歐曾
之筆墨詮程朱之名理夫程朱之名理必力行自得
而後發之爲言勃率理窟亦不過習講章之膚說塵

飯土羹焉有名理歐曾之筆墨像心變化今以八股
束其波瀾承前弔後焉有文章無乃罔人昧已之論
乎其間先輩如楊復所等間有發明其心得千子批
駁不遺餘力近溪復所之學千子何曾夢見卽歐曾
之文章千子但摸倣其一二轉折以爲歐曾在是豈
知其爲王之學華也千子無論後來面墻之徒讀其
批尾妄謂理學文章盡歸於艾於是猖狂妄誕遂罵
象山罵陽明不知天之高地之遠遂化爲時文批尾
之世界余嘗謂人敢罵象山陽明決不敢罵關壯繆
以壯繆能禍福人也不知其人自絕於天象山陽明

卽不禍汝汝固自求多禍禍必從之矣是與罵壯繆同也近有落第來者言粵中生一犢背上白毛成字則吾浙中罵象山陽明者也粵中會試者以其姓名問於人都中閤然相傳嗚呼余之言不幸而中也梅朗中字朗三宣城人世以詩名前有聖俞後有禹金而朗三行住坐臥無不以詩爲事禹金有文紀自漢至隋朗三纂賦紀以補之馮汝言輯漢魏六朝詩紀朗三搜其遺者逸句斷章亦二大帙戊寅余登其家三層樓禹金讀書之所也古木蒼然下臨古塚發其藏書朗三以陳旅集贈我辛巳在南中與共晨夕

者數月宿觀音閣夜半鳥聲聒耳朗三推余起聽曰此非喧鳥覆春洲乎如此詩境豈忍睡去薄暮出步燕子磯看漁舟集岸斜陽掛網別一境界有言某家多古畫余與朗三往觀二更而返月明如晝復上酒樓沽飲遇崔昭病臥樓上就其榻訪之十月朔日食秦淮舟中叙宛上社事多相水火余豈與時文爭名者乎而密友不能相信也余亦爲之慨然趙初浣字雪度涇縣人癸酉僭一僧來湖上吳次尾每於廣座議論鋒起卽瑣屑之爭亦不讓人雪度曰焉有名士而終日妄言者乎其後死於圍城

金渾字宜蘇吳縣人 先忠端公之難最先至吾家
痛哭而去知英德縣亦死於難無有表章之者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戊辰相遇於京師庚午同試南
都爲會於秦淮舟中皆一時同年楊維斗陳臥子彭
燕又吳駿公萬年少蔣鳴玉吳來之

尚有數人忘之其以下

第與者沈眉生沈治先及余三人而已余宿於天如
之寓甲戌余與馮研祥同至太倉值端午天如宴於
舟中以觀競渡遠方來執贄者紛然天如好讀書天
姿明敏聞某家有藏書夜與余提燈而往觀之其在
翰苑聲價日高奉之者等於游夏門無益友天如亦

自恃其才下筆豐艷遂無苦功入細嘗以泥金扇面
信筆書稿故所成就不能遠到古人爲可惜也

張采字受先其文質朴過於天如余亦遇之於京師
甲戌亦在其家往還意氣慷慨不盡其才而止

楊廷樞字維斗丙寅捶死校尉焚駕帖維斗與焉僅
而得免戊寅刻 先忠端公詩集維斗過余見之遂
請爲序不剃髮而死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爲紹興推官撰 先忠端公
祠堂碑銘余邑有疑獄余一言臥子遂出死罪二其
相信如此吳勝兆之獄臥子望門投止牽連甚衆人

以比之張儉焉臥子少年之文恃才縱橫艾千子與之論文極口鄙薄以爲少年不學不宜與老學論辨自取敗缺海內文章家無不右千子以余觀之千子徒有其議論其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亦唯之與阿臥子晚亦趨於平淡未嘗屑屑於摹倣之間未必爲千子之所及也

陳貞慧字定生陽美人國門廣業之社定生與次尾周旋數月姚太夫人六十之誕少保于庭定生皆有詩爲壽

黃居中字明立居金陵之蘆菲巷庚午何匪莪舉詩

社余與明立無會不與辛巳明立七旬余以宗人共坐一席明立千頃齋藏書甚富余至金陵必借讀之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明敏多藝吳子遠之甥也已卯余病瘧子遠拜求茅山道士得藥一九致余余知其爲絕瘧丹也念朋友之真切不忍虛其來意些少服之而痿頓異常密之爲我切脈其尺脈去關下一尺取之亦好奇之過也壬午在京師言河洛之數另出新意從永曆爲相隨削髮爲僧法名無可

金光辰字天樞合肥人余北京寓萬駙馬之園在城之極西公時爲僉院相去幾二十里特來相訪謚典

久稽余欲上疏催之以稿呈公公卽袖之而去其寫本及投通政司皆不煩余也公弟光房字天駟當己卯余試南都方病瘡天駟以其天界寺私室寓余朱荃宰字咸一在留都爲鬪墨之戲皆方正邵格之羅小華名品方程以下不論也知武康縣代者左碩人許之徐虞求先生致書於余往武康爲解時咸一方病與韓道士講坐功及余武康返而咸一已死韓道士者住重陽觀一飯能盡斗米閉戶或一月不食至庚寅猶在重陽王爾祿拜之爲師不知所往陳元齡字宗九閩人余遇於金陵著思問初編其壬

遁之學得之於吾鄉周雲淵惜其時未及受之也顧杲字子方涇陽先生之孫南都防亂揭子方爲首阮大鍼得志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余時鄒虎臣爲掌院與子方有婣連故遲其駕帖弘光出走遂己子方建義死於亂兵

陳弘緒字士業江右人在南都與余訪求藏書之家庚子余遇其舅氏於舟中寓書士業答言吾非故吾若有慚德何也

萬士華字茂先江右人南宗伯李小灣出諮訪謚冊皆擬謚於上先忠端公之謚茂先所擬也

御冷
非冷字也

朱大典字未孩余十四歲時隨先公至李皇親園看牡丹公方較射園中得一見之其後守金華死最烈有金無鍊者屠城之日無鍊知必死立於廟門屠者入廟三四番在廟內者皆死從無鍊身旁往返皆不見之幸而得生其弟則受屠弟嘗於南鎮求夢神令其伸掌書一古字於上不能解至是城外穴地十人同埋一坎方知古字之爲十口也

錢士升字御冷嘉善人已已余至其家求墓文公出一冊問東浙士大夫賢否卽書其上此時已爲入相張本

李先生又字映碧
先齋名滄寧子曾
著述殘存半帙
似漢初禪官者
內有大硯舉子
嘆卽老諸傳

李清字心水泰州人爲寧波推官不甚知余久之而相契先生同難之謚典正當邪氛熾日忽然並下則公之力也癸丑余寓書秦州公答云弟家居近三十載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而下啟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嘆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奉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矻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

張國維號玉筍東陽人官至大司馬相東浙余更深

見之論事送余下舟聲如洪鐘尋死國難
張龜字侗初松江人已已余見之於其家時先生已
病革臥一坑上以隱囊靠背而坐謂余氣清他年遠
到勿忘老夫之言也

黃端伯字元公江右人為寧波司理調杭州余登其
舟自長亭談至下壩諮訪民隱出語直捷無所回護
在杭州出堂則士子與僧道環聚者數百人一切以
機鋒行事聊記余所目見有僧鐵牛當元公坐堂時
立於其側元公見之作虎形撲鐵牛牛曰畜生不得
無禮元公便禮拜鐵牛庸僧也嘗投余偈有大家齊

舉力擡起破砂礪元公死難甚烈無元公則南都不
成爲國矣

徐汧字九一蘇州人死難余於戊寅往還

吳志遠字子往嘉善人先生與高忠憲歸陶菴三人
爲林下之遊俱以澹泊明志甲戌余會葬魏忠節先
生與劉夫子講學竊聞其緒言

陳龍正號幾亭嘉善人甲戌劉夫子題忠節之主余
同舟而歸幾亭拜夫子於舟中投書一卷言天下之
風氣操於紹興今之利病無一不操於書辦爲六部
各衙門書辦者皆紹興人書辦之父兄子弟皆在紹

九一先生即徐
昭法之父也昭
法以正死難洪
身入蘇城款
其函以之重身

興使爲郡縣者能化其父兄弟則在京之書辦亦無不化矣余覽之曰迂論夫子曰今之人誰肯迂者余甚悔其失言

彭期生字觀我海鹽人亦拜夫子於舟中後死贛州之難丙辰余過其家夫人年八十外猶在

林可任字增志溫州人壬午北京往還相隆武後嗣法石奇改名法幢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余初遇之嚴印持座上庚辰至其家所居四面皆水圍以闌干非舟不可登其堂越中初立木叔以少宗伯從事其後死節

劉同升字孝則江右人癸未來湖上酒闌與沈崑銅論荆溪孝則頗右之相爭無已余解之方散

蘇桓字武子江右人其壽吾母四十歲詩倣風雅體爲之甚美

鄧錫蕃字雲中金壇人堦縣知縣余弟司與補弟子員爲公所薦余至堦館余於寺臥雪者數日於是有大雪封山城寂莫老僧刺血字模糊之句

龔立本字淵孟常熟人慷慨喜事知崇德縣余入其署中談時局甚悉

吳炳號石渠長於填詞所著有西園情郵畫中人療

妬羨綠牡丹雖多勦襲而不落俗徐虞求先生甚不喜之曰五院本乃石渠之五經也以三司首領攝餘姚縣事先公諭祭石渠董其事後從亡而死徐枋字昭法九一先生之子甲辰余上靈岩繼起館於天山堂一時來會者周子潔文孫符王雙白而昭法後來余篋中有文數篇昭法見之嗟賞不已以爲此真震川也因相與論著述欲以通鑑爲經二十一史爲緯重翻局面亦未知其後曾拈動否也其苦節當世無兩謝絕往來當道聞其名者無從物色餽遺一介不受半菽不飽以糠粒繼之其畫神品蘇州好

事者哀其窮困月爲一會次第出銀以買其畫以此度日而已

汪灑字魏美武林人改革後不入城市寄跡于僧寮野店丁酉余同宿於孤山贈余詩三首余次韻和之同上山頂葛仙祠三宜跡至爲設湯餅已而山下侍者奔來言無處不尋和尚庵中有轎十乘皆庵主也來見三宜孟曰方欲與居士快談奈何以此俗事擾人汝等宜卽回之余曰不然庵主來必有香信公宜下山受之以供我輩不亦可乎三宜笑依余言已亥笑魯迎余及魏美至其庵中夜月明甚笑魯以臥榻

讓吾兩人止有一被五更不勝其寒魏美與余貼背相磨少取煖氣明日余上雲居至城門而別

巢明盛字端明嘉禾人鼎革不離墓舍種匏瓜用以製器香爐瓶盆之類款致精密價等金玉爲大匏賦以見志乙巳聞余館語溪破戒相訪夏彝仲有幸存錄言三案之事得之山東張延登是非刺謬余作汰存錄以正之彝仲死節存此錄使後人致議爲不幸也端明序汰存錄以爲彝仲忘後他人假託其名爲之使出自彝仲則是非可信耳癸丑 太夫人八旬爲文以祝寓書曰侍慈幃于遲暮振家學于後昆白

首窮愁亦復何憾

顧大韶字仲弓常熟人其文縱橫似國策月旦不稍假借邑人甚畏其口余于己卯見之其尋瞳使者說敬十八房文于科舉之傲嘻笑甚于怒罵矣

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主文章之壇坫者五十年幾與弇洲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議論而惡夫剽襲詩章貴乎鋪序而賤夫凋巧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矣然有數病濶大過於震川而不能入情一也用六經之語而不能窮經二也喜談鬼神方外而非事實三也所用詞華每每重出不謝華啟秀四也往往以朝

廷之安危名士之隕亡判不相涉以爲由已之出處
五也至使小人以爲口實掇拾爲正錢錄亦有以取
之也余數至常熟初在拂水山房繼在半野堂絳雲
樓下後公與其子孫貽同居余卽住于其家拂水時
公言韓歐乃文章之六經也見其架上八家之文以
作法分類如直序如議論如單序一事如提綱而列
目亦過十餘門絳雲藏書余所欲見者無不有公約
余爲老年讀書伴侶我 太夫人菽水無使分心一
夜余將睡公提燈至榻前袖七金贈余曰此內人
柳卽夫意也蓋恐余之不來耳是年十月絳雲樓燬是余

之無讀書緣也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見卽云以喪
葬事相託余未之答公言顧鹽臺求文三篇潤筆千
金亦嘗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
遲公不可卽導余入書室反鎖於外三文一顧雲華
封翁墓誌一雲華詩序一莊子註序余急欲出外二
鼓而畢公使人將余草謄作大字枕上視之叩首而
謝余將行公特招余枕邊云唯兄知吾意歿後文字
不託他人尋呼孫貽與聞斯言其後孫貽別求於龔
孝升使余得免於是非幸也是時道士施良生作法
事燒紙唯九十二字不燬公已八十有五人言尚餘

五年亦有言九十乃卒字之草也未幾果卒

聞啟祥字子將余每至杭舍館未定子將已見過矣子將風流蘊藉領袖讀書社

嚴調御字印持領袖讀書社憶與陳木叔飲其家偶言宋之間詩桃花紅若綬只此一語其無刻不忘富貴乃爾

孫奭字子度崇德人以其門士連染受笞三十子度不以爲意也桑間敗屋圖書精緻吟咏自如庚寅余自吳門返訪之方欲與之劇談而陸麗京聞余至強之入城

卓人月字珂月杭之塘棲人蚤有時名丙子余兄弟以應試寓湧金門黃家庄珂月夜過余索酒與澤望棹舟湖中笑聲震動兩岸犬聲如豹

陸培字鯤庭杭人與陳玄倩交惡玄倩無鄉里之行武林出檄攻之鯤庭寓書于余欲東浙爲應余告同社於是紹興王玄趾爲首寧波陸文虎爲首皆出檄玄倩幾無以自容而以死節一洒之

陸圻字麗京鯤庭之兄也爲文長于麗體亂時避至東浙館于吾家言當此兵戈載道無不閉門聽難而賓客滿座盜賊不犯者唯朱湛侯與黃氏兩家耳庚

寅同宿吳子虎家夜半推余醒問滄洲事擊節起舞
余有懷舊詩桑間隱跡懷孫爽藥籠偷生憶陸圻浙
西人物真難得屈指猶云某在斯史禍之後麗京以
此詩奉還云自貶三等不宜當此請改月且其後不
知所終人有見之黃鶴樓者云已黃冠爲道士矣
章正宸字羽侯從劉夫子講學東浙爲少宰特疏薦
余國亡遁去駱賓王之遁於僧名捕之也羽侯無故
而遁加一等矣

魯臬字季臬會稽人辛亥邂逅論文見余所作能得
其意之至處鑒賞不已及論時之有名譽者多所不

滿問其何所師法以爲先人與徐文長同學數年故
能知文之首尾也自後余至郡城必相過從季臬不
以文名而其所造如此故知以名下爲優劣者妄矣
馮元颺字爾賡慈谿人天津巡撫以海船迎駕南遷
國亡憂憤而卒余爲弟澤望求婚於劉瑞當瑞當夫
人未允公坐於幃外與夫人言無失此佳婿乃定
先公建祠西石山同邑之黨逆者不利公率其弟鄴
仙及馮玄度馮正則馮自昭陸文虎萬履安會哭祠
下祭文傳播黨逆者咋舌而死丙子招余入太倉閣
觀風卷公以勤王行余始辭出

馮元颺字爾韜以本兵回里留仙病於武林藥鑊溺器公皆身親之留仙卒公亦以憂憤相繼辛巳公爲南通政塘棲卓大丙年十六七其婦翁引之見余以試事相託余言于公卽爲致書杭之司理宋璜大丙由此得補弟子員公好諧謔余書僮僞寫余書自薦中多別字公覽畢以示諸子躋仲躋仲曰僞也公曰汝等學問淺太冲所寫必有來歷無貽後日之笑也闕堂而止

姜思睿字崑愚慈谿人嘗於公所相會時有自省中歸者以前輩自居高視淺揖公曰此姚江黃太冲也

公不識之乎

劉應期字瑞當始與崑愚齊名人稱曰姜劉後與玄度齊名人稱曰劉馮此時谿上多名士而瑞當裁量其間不少假借人亦畏其清議馮正則曰瑞當亦有疵處然可件而盡也吾等非無好處然可件而盡也吾等之與瑞當相去遠矣是時有名士單學使者至以公書進之大畧準之爲上下余嘗執筆名士數十人列坐皆無毫髮私意必衆論相諧而後定慈谿馮躋仲有盛名余以瑞當爲首躋仲次之躋仲不悅無以難也

馮家禎字吉人長於度曲喪亂之際結爲歌社時慈人陳謨以無賴委署寧紹道好作聲勢恐喝鄉里公登場賓白黃和尚有成親目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笑陳謨今富貴他年情事有誰知謨聞之大怒以他事構之下獄獄吏待之頗慢公卽唱西樓怪相逢款待疎節曼聲按拍無不絕倒初不知其爲患難也然每對余言則無非新亭之淚

華夏字吉甫其爲制義簡潔自成一體黃斌卿在滄洲吉甫作書招之爲鄉老所首捕入獄中當事鞠其黨與吉甫言太祖高皇帝崇禎皇帝二人耳當事曰

汝書言布置已定四方響應者何也吉甫曰此虛言以誘之來耳鄉老富甚當事欲吉甫引之以爲已利吉甫曰彼鄙夫也建義之事豈可假之鄙夫乎吉甫被害後夫人亦自盡余選同社之文吉甫入于文統陸符字文虎爲人慷慨能面折人之是非余之交文虎也吳來之言貴鄉陸文虎志行之士子何不友之於是遂爲登堂拜母之交故余之學始于眉生成于文虎余之病痛知無不言卽未必中余亦不敢不受也家居無月不往來北都讀書于萬駙馬北湖園中者半年生平凡事不相隱壬午北榜將發余與王敬

載馮躋仲馮沛祖及文虎飲園中而徐心水監場使人至文虎出與耳語還座復飲斯時已知中式而不言也其後向余悔之生平唯此一事耳乙酉十月十日從越城返而過我嘆息事已莫可爲明年十月十日奴子自小溪來言見文虎坐轎中用布束縛將入城小歛也其間計與相別同日豈非冥契乎

萬泰字履安余之交猶文虎也癸酉老母四旬與文虎刻沈崑銅壽啟至期來祝癸未又來巳丑余至甬上時履安喪失家道抱瘡未痊相對秉燭瘡不復發庚寅晦木爲馮躋仲連染而固山之記室與履安

有舊由是得免癸巳老母六旬文虎已故履安蹣蹣獨行出其正氣堂壽序讀之不覺失聲而哭甲午冬余嫁第三女于朱氏入寓寒松齋履安使其子任勞余受成而已履安遊粵余兩年頻遭患難望其返棹一洩吾心之所甚痛而履安已死於九江舟中矣董守諭字次公是時甬上知名者三人文虎履安次公而次公又爲別調東浙旣亡異時舉人爭先入仕之爲濃官者皆復會試于新朝人謂之還魂舉人次公獨稱故官不見當道嘗以朱子發卦義問余余爲之疏解于下曾憶與之看戲有演尋親記者哀動

路人次公指而謂曰此錢美恭也其父與此相類顧
忍而爲此乎蓋美恭父錢士驥仕滇中不返故次公
言之其後美恭決志入滇而身無一錢乃買鼓板一
副市鎮之處度曲卒迎父柩而返

瞿式耜字稼軒粵中立國公鞠恭盡瘁公殉節而不
成爲國矣當公之赴粵也余送之于湖頭公欲強余
同去余以母老辭之老母四十公有詩數章爲祝
張肯堂號鯢淵松江人盡節于滄洲嘗有書寄余云
珠盤之盟僕豈敢後
吳鍾巒字霞州武進人知長興時刻社稿名士品不

過二十人而余在其列從亡海外考試沿海有志之
士錄爲弟子員飾以衣巾率之拜王於舟中余問先
生以爲不急先生曰此與昔人行冠禮一意耳觴余
於鯨背之上落日狂濤淒然相對但覺從古興亡交
集此時何處容腐儒道得一句及余返棹先生駕三
板船送別三十里以外至今惻惻先生居閩補陀聞
滄州將破赴難抱夫子牌位自焚於廟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郡守于穎長初至公與鄉紳旅
見刺入堂吏稟俟堂事畢而後見客公大怒索其原
刺拂衣竟出及余回寓而公已見顧去矣越城不守

公衣冠投度東橋下出沒久之猶舉首日忠臣難做復力沉而死

余增遠字若水改革以後居城南破屋床頭屋漏則以鼈甲承之擔糞灌園似老農家病將革余命兒子正誼切其脈若水曰吾祈死二十年之前顧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泣然而別

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北變聞余從劉夫子于武林寓吳山之海會寺公徒步上山相晤東浙之事趨死不顧利害從亡海外爲悍將所害

孫嘉績字碩膚大兵將渡東浙郡縣皆已獻戶口册

籍牛酒犒師各官亦委署易置人情蹢躅不敢動公書本勃率起而劄卽墨之守鳴鐘伐鼓號召其邑人於是錢希聲應于甬上鄭履公應于越城張玉筍陳寒山應于台婺余亦以世忠營一軍佐公勾踐之保會稽千年復見然公本書生應變非其所長拱手以太阿授之方王而分地江上一隅及余西渡公以火攻營見授差可一載大兵數騎乘淺過江列帥皆潰矣公至滃洲而卒火攻營將章欽臣潰後復起山中見獲其妻金夫人例入旗下夫人強項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凌遲夫人曰吾豈怕凌遲者哉

磔畢而行刑者暴死夫人遂成神所謂大金娘娘也
余若水作傳其烈古今所僅見者

王毓著字玄趾爲人亢爽不羈好聲色在先師弟子
中頗爲逸羣及改革之際上書請先生自裁無爲王
炎午所弔玄趾亦自沈柳橋之下先師曰吾數十年
來止得此一門人余每至越城玄趾頃刻不離其篤
于友誼如此

張煌言字玄箸其父圭璋字兩如嘗教授余家甲子
舉人玄箸爲人躍冶而明敏過人故能就死從容有
文山氣象當其被獲也已散遣士卒懸洲獨處亦如

田橫之在海島而已而無凡借之以媚大帥無凡者
張鯢淵先生之蒼頭也先生因其出家亦作詩贈之
滄洲破來見履安履安敬之稱爲義士余在邑城無
凡扶杖見過問滄洲死節諸公其對以已之好惡未
必皆實而面有棍氣不逮致玄箸而惜履安之失人
也

王正中字仲擢北直人其署餘姚亂兵充斥頗能鎮
定之事解丁亥訪余于山中辛卯余住柳下又來辛
丑余遷化安山又來仲擢好天官壬遁之學皆余所
授也已酉余在古小學仲擢亦寓越城生計消索云

將佃田五畝賣卜以續食耳未幾而卒

張岐然字秀初武林人讀書深細其讀三禮字比句櫛宮室升降器皿位設皆所不遺音樂則自製十二律管考驗合否區田則入山中與老農種植亂後嗣法三峯蜀僧潭吉作五宗教半出于秀初欲申三峯之屈然以三峯之受法于天童猶孔子不得已而事魯君也比擬失倫人皆笑之

江浩字道安武林橫山人讀書畧見大意而胸懷洞達無塵瑣纖毫之累余與之月夜汎舟偶爭一義則呼聲拂水至于帖服後亦從釋氏改名義月

馮棕字儼公武林長橋人爲讀書社領袖余嘗宿于其館偶論楊左事其門人顧豹文問楊大洪何人也儼公正色曰讀書者須知當代人物若一向不理會讀書何用三渡訪余丁丑值先公諭祭儼公列于執事

許元溥字孟宏長洲人余與劉伯宗及孟宏約爲抄書社是時藏書之家不至窮困故無輕出其書者間有宋集一二部則爭得之矣丙子來越城張登子大會名士孟宏與焉院本爲紫釵記至霍小玉病危一折宛轉淒惻無不稱賞余以爲梁小碧之絕技也庚

申偶與范祖生談及此祖生日此應且也小碧在其下矣小碧以王玄趾得名

聞爾梅字古古徐州人以詩禍亡命余遊廬山遇之坐五老峯頂限韻賦詩月色侵人三鼓始罷古古言自華山遊返然觀其山行甚艱人言華險遊者望崖而返若古古能遊則知余亦不難矣

孫奇逢字鍾元范陽人移家百泉山初以俠名後講理學門人甚衆癸丑寄所著理學宗傳一部 老母壽詩一章書云湯孔伯來知太冲爲戢山薪傳時年九十三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不得志于鄉里北遊不歸丙辰寓書于余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竄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僦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論起居無恙因出大著三三待訪錄讀之再

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見而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

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陳確字乾初海寧人于先師門下頗能有所發明余丙午至其家訪之時已病風不能下床信宿而返乾初以大學層累之學不出于孔子爲學者所嘩不知慈湖已有是言古人力行所至自信其心不須沿門乞火卽以圖書爲怪妄大學爲別傳言之過當亦不相妨與勦襲成說者相去遠矣

朱朝瑛字美之海寧人漳海之學通天地人嗣之者無人漳海曰康流沉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闡與舍皆取諸其宮中何必窺

人之室乎丙午余至其家訪之康流日發其所著五經討論終夜越明年復以其大凡見寄海昌之學者康流乾初二人恐從前皆不及也

王猷定字于一江右人其文如湯琵琶傳李一足傳寒碧琴記亦近日之瑩瑩者但余與之言多附會不實是其大疵也

施博字約庵嘉興人余謂其學夾雜釋氏約庵言博當甲申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於出世者往還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尚有餘愧

管籀字乾三姑蘇人申興天台教甲戌余至其家其于一時名士一時堂頭皆譏貶以天台之學蘭絲牛毛非沈默者難以承當拳拳於余別後寄詩三章約余重會以爲君不出家亦是無盡無垢之流詩失去從其遺集得一首越溪寒色入之子意何深太華三生夢岷山一弄琴評書秋雨集跌坐竹光侵可踐重來約相思不自禁

熊開元字漁山楚人以直諫著名出家嗣法於繼起余初遇於湖頭甲辰至烏目三峯寺其知客如田夫侍者如牧童無異于三家村巷也與木陳會於虎邱

時木陳赴召回漁山以道人不拜君王謝之木陳遂掌其面漁山從者闕然木陳曰吾不掌宰官掌法孫也漁山無以應其機鋒之鈍如此

弘儲字繼起甲辰余上靈巖館于天山堂同館者七八人皆失職之士故余詩有應憐此日軍持下同是前朝黨錮人徐昭法不受當事餽遺繼起繼粟焉非世法堂頭所及也

齋堂住淨慈寺余與汪魏美訪之見其知客扇上詩忽拋一點月當戶喚起幾多人上樓因索其詩稿觀之亦多佳句與余輩談諧正熟大眾請其上堂齋堂

蹙額曰汝輩爲之何與吾事大眾爲之一笑

本哲字山曉余與李杲堂高辰四高元發入天童山曉特爲上堂言韓文公來也爲余而發庚申秋暮過訪不值詢山童云看花未歸題詩于壁而去云短杖柱泥深尺許遠隨牛跡辨荒村先生乘興看花去惆悵斜陽立板門方外交遊如木陳初求牧齋文字視若天人繼而指摘蹄尾紛然石奇與文虎友善助結雪瓢喜其相近死而遂蹊其田具德住余丙舍出而開眼尿床雖有交情姑且畧諸
余少逢患難故出而交遊最早其一段交情不可磨

雪瓢亦名位
別號也

滅者追憶而志之開卷如在於其人之爵位行事無
暇詳也然皆桑海以前之人後此亦有知己感恩者
當爲別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